

传统剧目汇编

上海市传统剧目编辑委员会编

· 京 剧 ·

第二十六集

德 政 坊

上海文艺出版社

传统剧目汇编

京剧

第二十六集

编辑者 上海市传统剧目编辑委员会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091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7 13/16 字数：229,000

1963年3月第1版

196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册

统一书号：10078·2147

定价：(十一) 0.82元

内部发行

編輯說明

1. 汇编的目的，在于保存戏曲艺术遗产，并为戏曲工作者提供整理、改编剧目的材料。
2. “汇编”所刊行的剧目，多数是各个剧种初期的演出剧目。
3. “汇编”所刊行的剧目，都是口述记录本或手抄藏本；在付印前，进行了一次校勘，对原本中的错、漏之处，加以改正；除对个别严重猥亵的语句，略加删除外，其他保持原来面貌。
4. “汇编”所刊行的剧目，因其内容的好坏程度不一，精华与糟粕并存，所以一律采取内部发行。如要上演，必须加以整理和提高。
5. “汇编”按照剧种分集，每集按篇幅长短，编入一个或几个剧目。

德政坊

伍月华藏本 徐中达抄录

故 事 提 要

在仪征扬州一带，土豪萧大亨、盐梟赵疯子与浙江寄寓劣紳丁仕宦相互勾結，專門强搶良家妇女。秀才錢梦乐之妻蔡玉梅与妹錢春烟先后均遭危难。

被严党所害的忠良張經、吳时来等的后裔張天宠、吳章仗义救人，遭到土豪劣紳的迫害。

退职乡宦邵明霞与被罢黜的严党赵文华、何鳌、王学益及其子女也因婚姻問題而卷入糾紛。

应天巡撫海瑞化妆看相卖卜，在民間私行察訪，经历了許多險境，詳細探明了土豪劣紳的罪行。而騙子解氏兄弟二人則冒充在外私訪的海瑞，騙得了銀两珍宝。

馮保从北京押运皇帝送給海瑞“德政留芳”的牌坊，想找海瑞差錯，把解氏兄弟的所作所为，都算在海瑞賬上，与新任巡按吳章定計，要想誣陷海瑞。

海瑞辯明了真相，法办了土豪劣紳，并成全了好几对夫妇。

—— 主要人物表 ——

林 潤(簡称林) 杜 松(簡称杜) 海 瑞(簡称海) 堂侯官(簡称堂)
邹应龙(簡称邹) 錢梦乐(簡称梦) 蔡玉梅(簡称梅) 錢春烟(簡称烟)
張天宠(簡称張) 丁仕宦(簡称丁) 赵疯子(簡称疯) 赵 善(簡称善)
沈一貫(簡称沈) 穆 忠(簡称穆) 吳 章(簡称章) 萧大亨(簡称萧)

刘 廷(简称刘) 严似珠(简称严) 赵 雄(简称雄) 张 奉(简称奉)
孙 胜(简称胜) 周 洪(简称洪) 王 标(简称标) 祖承训(简称祖)
郑 重(简称重) 赵文华(简称赵) 赵秋英(简称英) 赵呆子(简称呆)
邵明霞(简称邵) 邵 德(简称德) 王 葵(简称葵) 吴 庄(简称庄)
周 先(简称先) 周 胜(简称周) 朱希孝(简称孝) 张修德(简称修)
褚文翰(简称褚) 方祈祥(简称方) 邵秀琴(简称琴) 何 繁(简称繁)
万 采(简称万) 万红桥(简称红) 李 五(简称五) 闻桂卿(简称闻)
王 七(简称七) 高 拱(简称高) 蒋勤书(简称蒋) 孙继皋(简称皋)
李如柏(简称柏) 朱 二(简称朱) 雷 祖(简称雷) 马六儿(简称六)
梅 香(简称香) 何金莲(简称莲) 把 总(简称把) 平 头(简称平)
解思安(简称安) 解庆宾(简称宾) 许中元(简称许) 杨 亮(简称亮)
杨时乔(简称乔) 张佳胤(简称胤) 柴国柱(简称柴) 杨方氏(简称杨)
杨 泰(简称泰) 巡部官(简称巡) 万 福(简称福) 高 升(简称升)
小太监(简称小) 馮 保(简称馮) 何神仙(简称仙) 尼 姑(简称尼)
陈良策(简称陈) 店主人(简称店) 儋 相(简称儋)

第一本

第一场

(跳龙、各水怪、四天将、风婆、雨师、霜雪神上。飞雪介。旗卷霜雪下，同拥下。)

第二场

(四文堂、四大鎧、巡部官、林潤上)

林：(引)巡撫東南，
統群僚，德政清閑。
(詩) 龍虎榜上題姓名，
鳳凰池中展經綸，
萬里風雲為大吏，
九天日月照乾坤。

下官林潤。自參劾嚴世蕃之后，由通政司參奏，累升奉憲，今蒙天恩，升授蘇州巡按。現在淮揚、松蘇，雨水連天，六月飛霜，黎民必有冤抑，故此聖上命海瑞總理漕務，巡撫江南，訪查時政。下官查看水災，一路而來，理合乘船拜會，商議政事。左右！

眾：有。

林：打道上船！

(“泣顏回”排子下)

第三场

(拾彩船，艄婆上理船，理帘介。)

(四龙套、四刀斧手、杜松上)

杜：(念) 气概万人雄，
襟怀大将风。
漕务非戎伍，
悚然惧海公。

俺漕标中軍副將杜松是也。只因淮揚大水，六月飛霜，郡縣報荒，天子命海瑞大人為僉都御史，總理漕務，應南京等處，查吏安民。上得船來，令人好不耽心害怕。方才傳令，要出倉看水，只得小心伺候。呸，大人出倉，小心了！

(眾應介)

(海瑞上)

海：(引) 志节秋霜，
領玉符，

紫綬金章。(外坐介)
(念)橫流澎湃下淮陰，
拯濟窮民天子心。
和鼎鹽梅誰有志，
濟川舟楫我無能。

本院海瑞，只因淮揚大水，蒙
聖恩自淳安縣令升僉都御史，
巡按兩江，兼理漕務。上得船
來，見大水汪洋，令人可嘆。左
右，吩咐將船緩緩而行，本院
好查看水勢。唔呼呀，白茫茫
一片，極目烟波，好不凄慘人
也！

(唱“泣顏回”“四門子”皆可)
(船夫搖船上，堂侯持帖上)

堂：快請回帖。

杜：是哪位？

堂：兩江總督鄒應龍大人拜會。

杜：請少待。

堂：有勞了。

杜：裏大人，兩江總督鄒應龍大人
拜會。

海：鄒大人拜會？

杜：是。

海：有請過船！

杜：是。啊！寅兄，請鄒大人過船。

堂：是。海爺請鄒大人過船。

(四藍龍套、二船夫、鄒應龍穿
紫袍上，打扶手，海出迎過船，
龍套下。鄒入堂拜介)

鄒：(念)都門同遭磨礪，
曷幸芝宇重逢。

海：(念)枳棘素承樾蔭，
笑喜三生有幸。
請坐！

鄒：告坐！(介)賀喜大人榮膺天
寵，秉鉞南來，真乃蒼生之幸
也。

海：下官狂狷非材，蒙恩擢授今
職，深懼殞越，請望指示，是所
倚切。

鄒：豈敢。自參嚴嵩之后，心胆皆
寒，功名意懶。無如天恩厚重，
不敢告休。今幸大才降臨，開
我愚蒙，可以不致久惑也，哈
哈哈。

海：豈敢，江南目下，六月飛霜，千
里水患，查吏安民。請問大人，
何者為先？

鄒：下官愚見，施放賑濟之外，訪
查貪官，嚴治土豪，俱是分內
之事，勿用細講。現有一件要
緊為難之事，與大人商議。

海：請教什麼為難之事？

鄒：僅征縣有一仕宦土豪蕭大亨，
聞听此人交官挾吏，囤谷收
米，包漕保鹽，大為民害。

海：如此，大人何不訪拿此人？

鄒：從前已經差人訪拿，并無實在
惡迹，難以緝辦。況且這蕭大

亨乃是当朝太师高拱的妻侄，我欲参奏，又碍着高拱老是个好人，所以衷心为难。

海：现在黎民水荒，萧大亨囤谷收米，包漕保盐，大为民害，此乃我分内之事，便是高拱老自己有些劣迹，我也要参奏于他，何况他妻侄。大人尽管放心，下官即刻差人拿究。

邹：不可。下官前次差人密访，不得一件实在恶迹，所以中止。大人凭空拿问，提防画虎不成，反类其犬。

海：差人不能访得实在，待下官亲自前去访查，方知底细。

邹：也罢。下官有养患殃民之过，今日陪着大人，改装前去访查如何？

海：如此更妙了。中军！

杜：在。

海：吾今与邹大人改装，乘小船到仪征县访查公事，你在船上，不可走漏消息，有碍大事。

杜：遵命。

海：看衣更换。¹
(换青衣小帽介)

海：(同)请！

海：中军，所嘱之言，留心在意。

杜：遵命。

海：看小舟来。

杜：呔！水手摇一小船来，送二位买办有事去。

船：来了。

海：请。

邹：请。

(唱)周公握发人敬仰，

包拯为民颂贤良。

你我除奸同私访，

(同海上舟介)

杜：小心了。

海：(唱)凡事小心休张惶。

(同下)

第四场

(一艖公、巡部官上)

巡：(唱)小舟一叶冲波浪，

如飞倚靠大船旁。

船上哪位在？快请回帖。

(杜松上)

杜：哪里来的？

巡：苏州巡抚林润大人，巡查水灾而来，拜会海大人。

杜：不敢。挡大人的驾。

巡：一定要请相会。

杜：敝上偶得不爽之症，难以接见，你禀知林大人，改日拜会。

巡：我家大人言道，同寅相契，还有公事相商，一定要会。

杜：咳！(介)寅兄，你好累赘，说不会就是了，何必唠唠叨叨。

巡：哎，好无情理！

（內鳴鑼介）

啊，大人坐船擺來了。

（“大吹打”四文堂，林潤藍麟，二船夫蕩槳上）

林：拜帖可曾回了么？

巡：海大人有恙辭謝，改日拜會。

林：制台鄒大人坐船在此，為何獨來辭我？打了扶手，我自過船。

巡：打了扶手。

（“大吹打”林上海的船，林船下）

杜：副將杜松，迎接大人。

林：豈敢。煩你報與大人，說我拜會。

杜：敝上偶得重病，不能出倉迎接大人，望乞恕罪。

林：唔！你好欺人，鄒大人現在船中，如何回我有恙，待我自己進倉。啊，海老先生、鄒大人。

杜：哎呀呀，這便怎麼應答！

林：哎，因何都不在船中？啊，杜大人。

杜：大人。

林：二位大人，到底是往哪里去了？

杜：實不相瞞，大人方才與鄒大人乘一小舟，往下水順流而去，不知何事，吩咐不准洩漏。方才多有唐突大人，望大人寬

恕。

林：哦，乘一小舟往下流去了？

杜：是。

林：哎呀，這是什麼事情，如此冒險？杜副將，即速坐一小舟，跟隨前去，保護大人。限你三日，護送二位大人回來，如若遲誤，本院一定參奏。

杜：副將不敢擅離坐船。

林：坐船自有本院料理，快去勿誤。

杜：是。呔，快搖小舟過來。

（一艖公搖船上，杜跳上小船介）

順流快行。（下）

林：左右，你等不許亂言洩漏，將船緩緩而行。

（“大吹打”搖下）

第五場

（錢夢樂上）

夢：（念）十載寒窗枉用功，

不逢際遇似愚蒙，

筆端花共胸中錦，

賺得相如四壁空。

在下錢夢樂，也是良家子弟。

只因家計蕭條，學業荒疏。前

年我拾得一本藥書閑看，我妹子

言道：“哥哥，你坐吃山空，何

不學習行醫，也可度日哪。”是

我依了我妹之言，把那藥書看

熬了几个湯头，几味药性，正要挂牌看病，凑巧来了一位过路的客人，发了痔疮，躺在我面前哼哼，要求我医治，許謝我紋銀五两。我貪他那五两銀子，心里想一剂药就好了。是我用提肛散兩帖，叫他做一次吃了，外边用护痔膏加重的敷貼；哪知道生痔疮的人哪，总是酒色过度，虛弱极了的人，药性过度，里外受不住，內虛外脫，痔疮倒好了，人却气絕，渾身都硬了。地方保甲把我鎖在衙內，說我是庸医杀人。幸得好县官名叫沈一貫，是个进士出身。见我可怜，說了我一頓，赶出衙門，永不許我行医，这一场官司輕輕了結。回到家中，我妹子說，不行医也不能坐着吃呀，說她会看相，教給我看相，又学卜卦。我真聪明，一学就会，就在門口摆起桌子。我刚坐下，有个紅脸大汉走來說：“先生，俺有一件要紧的事情，請你相一相面。”我当时把他一看，我說的是直話，說尊駕紅光滿面，虎头燕頤，飞而食肉之相，可惜兩眼漏睛，只恐不得善死。他当时把眉一皺，大声說道：“再与俺卜

上一課。”我就將三个銅錢一搖，卜得离宮天水訟卦。我當說此卦不高，他問我怎么讲呢？我說訟卦乃爭辯之卦，象日上剛下險，險而健訟。尊駕目下必有官司，須要小心；并問所占何事。他听此言，瞪着兩眼，兜面給我一个嘴巴，說道：“唔，放你媽的屁！俺只因妻子身怀有孕，不知是男是女，故而前來問課，胡言亂語，什么叫做遭官司！”接連又打我几个嘴巴，打得我脸上火星子直冒。是我回手一推，哪知他是个醉汉，隨手倒在地下。我一摸，渾身又冰凉挺硬了。又被地方官人把我鎖到衙門。县太爷沈一貫說道：“咳！你怎么又鬧出命案来了？”我把話照直一說，那县太爷哈哈大笑道：“你既会卜課，豈不知阴阳之理。訟卦分明指破，說你要遭官司，怎么不悟，反动手挡抵，致遭人命。”好个青天太爷，又念我是个斯文之人，照誤杀律从輕減等，发放回家。这算是两场人命完結了。我妹子又教給我阴阳地理，我想阴阳地理，越发是要命的买卖，不如緣木求魚，守株待兔，落

得安穩。只得一家三口，閉門靜坐，不敢出門，這也就会避時了。到了第三天半夜里，忽然堂中發起火來，把我家業器具燒得干干淨淨，剛剛逃出三個人來。官捉拿火頭，又把我拿到衙中。沈太爺一見說：“咳！又是你，以後別鎖拿他，這個人是瘟神照命，免了二十大板，快趕出去。”咳，大約以後我的官司口舌就脫了。只是三口人，連住處也沒有。无可奈何，遷居破廟之中安身。誰想近來淮揚大水，一片汪洋，把破廟也沖倒了。三口人在波浪中逃出來了，雖得活命，只是身上無衣，腹中飢餓難忍。今日水也退了，天也晴了，不免叫我妻子、妹妹出來，商議商議活命之計。啊娘子，賢妹，快來呀！

（蔡玉梅、錢春烟同上）

梅：來了。

梅：（念）衣破春憔悴，

烟：（念）人貧嘆淒涼。

梅：相公萬福！

烟：哥哥

夢：還萬福咧？什麼福哇？同坐下說話吧。

梅：叫我們出來，有何話講？

夢：沒有事，餓得慌，請你二人出

來，大家商議個主意，救救飢餓。

梅：你是一個男子漢，不拿出主意來，怎麼反來問我們婦道人家呢？

夢：咳，我有本錢，也不問你們的了。

烟：哥哥，你真窮糊塗了，叫我們女流之輩，把什麼本錢給你？

夢：哎，誰叫你們出本錢，只要你們出個主意。

梅：男子漢不得力，女子只好為娼了。別的沒有主意出的。

夢：難道說當忘八就不是人干的么？

梅：呸，你懷的好良心哪！

（唱）男兒漢在世當圖上進，

縱不然賣氣力也能濟貧，

豈似你臥牛衣終日困頓。

（哭介）

烟：嫂嫂啊！

（唱）休惱怒必須要謀個營生。

兄長不要生氣，嫂嫂也不要着急，大家吵嚷一會子，難道說肚中就飽了不成么？总要商議個生計才好。

（玉梅哭介）

夢：总要商議個主意。

梅：說不得了。你不必着急，我有我的主意。

梦：請教你有什么主意？

梅：現成的剪刀尺子，破竹籃子，
我出去縫旁。

梦：縫旁也离着为娼不远。

梅：呸，生意凭人做。

梦：嗯，你是有了主意，妹子你呢？

烟：我的主意，都不要你們着急。

梦：什么主意，說出来听听，看看
做得做不得。

烟：行医、看相、卜課，我全是会的，
不論哪件都能糊口。

梦：哎呀呀，罢了罢了，你这几件能干
事，我領教过了，快請收拾吧。

烟：从前是你倒运，如今自己养活
自己。

梦：我与你不相干哪。

烟：自然不与你相干。

梦：嘿，就听你們各人所为。

梅：我們全有了生活了，請教你
呢，难道还叫我們姑娘养活你
么？

梦：我也有生意，早已預备在这
里。

梅：說出来。

梦：我是斯文交易，說出来你們好
笑。

梅：到底你干什么呀？

梦：打灯謎。

梅：呸！打灯謎乃是有錢的閑人做
的事。你穷到这个样，还有工

夫打灯謎么？

梦：你們說的是什么灯謎？

梅：你方才不是說打灯謎么？

梦：我是写几句灯謎的詩詞，走到
街上，挨着鋪戶，送在柜台上，
掌柜的看了，猜不猜总得給一
文銅錢，我就是这样做灯謎生
意。

梅：分明是乞丐呀，要小錢，說什
么灯謎呢！

梦：乞丐是乞丐，說灯謎好听些。

梅：好，就是这样。天不早了，大
家收拾出門去吧。

梦：我的，写現成在这里。

烟：我有你旧日招牌，只添上几个
字就成了。

（写介）

梅：我的剪子、尺、籃子，都是現成
的，大家走哇。

烟：（唱）这也是紅顏女遭逢薄命，
执招牌抛面皮只为家貧。

（拿相面布牌介，上写“扬州
女，相定終身，卜疑吉凶”）

梅：（唱）羞答答去縫旁珠泪难忍。
（携籃子介）

梦：（唱）顾不得廉与耻为討錢文。
（捧茶盘、黃紙条介）
（同下）

第六场

(张天宠持竹棒挾碗上“长锤”)

张：(唱)造化宫乾坤理古今难信，

埋沒了大英雄抱恨終身。

在下姓张名鵬，字天宠。北京順天府人氏。先父张經，曾任两江总督，为剿捕海寇，被赵文华奸賊誣害，参奏严嵩忤旨，以失紀律問斬于菜市口。家产抄沒。兄弟张薦，各自逃散。俺隱姓埋名，抱恨終天。虽然身在乞丐之中，难掩揮霍之性。想我父封疆大吏，被奸賊所害，儿孙流落。如此看来，功名富貴，也不知誤了多少好汉英雄。不如俺朝討暮食，任性逍遙自在。俺討來多的錢文飯食，轉又施給孤穷。这江淮徐凤一带地方，起俺一个綽号，叫俺穷不怕。哈哈，俺这个綽号倒也不群。正是：英雄不用武，乞丐了終身。如今大江之南，六月飞霜，淮扬大水，田地荒蕪，未必不是冤害忠良的怨气所致，这也只好由天。昨日聞得仪征县北乡丁仕宦、萧大亨开仓放粮，放賑济粥，不免前去求食。俺走的乏了，

就在路旁打盹片时，再行可也。

(唱)奔賑济原非是我英雄本性，

暫臥在大道旁歇息寸阴。

(睡介)

(邹应龙取卜課牌，海瑞取看相牌同上)

邹海：(同唱)望云山向大道信步前进，

(踏张脚介)

张：哎呀！(醒介)呔，好瞎眼哪！

(唱)你不是无目輩看着踩人。呔，你两个人又不瞎眼，为何看着人乱踩？

邹海：哎呀呀，我二人路上談心，不曾看见足下，誤踩一下，望乞恕罪。

张：原来是两个江湖朋友，既然认错，俺也不怪你，請走路吧！

邹：多謝了。

海：看足下虎头燕颌，相貌堂堂，为何乞討景况？請問名姓来历，以释鄙怀。

张：你們要問俺名姓来历么？

邹海：正是。

张：哎，二位听了。

(唱)叫化郎穷不怕是俺名姓，淮扬地三岁童皆知我名。

邹海：因何叫做穷不怕？

张：(唱)都为俺平生扶危济困，
有余蓄必定是再赠孤贫。

邹海：原来是位义士。今将何往？

张：俺闻得仪征县财主萧大亨开仓放粮，赈济平民。因此前去赴赈。走乏了在此打盹。

海：哦，萧大亨，他竟自开仓放粮，赈济平民？

张：谁来骗你不成？

海：哎呀呀，可见人言不足信也。

邹：啊朋友，你未见真实，不要胡说。

(邹附海耳介，海点头介)

张：你二人说话鬼鬼祟祟，唔，不是好人。

海：啊穷大哥，不是我二人鬼鬼祟祟，方才你说萧大亨家放赈济贫，我二人商量，也要去领些粮食的意思。

张：原来如此。要去何不大家同去，说说谈谈，走路也不寂寞。

邹海：正是此意，不必耽擱，请行吧。

张：请哪！

(唱)大丈夫一言合须眉相认，
学不得倾盖交子日诗云。

邹：(唱)这也是不期遇三生有幸，

海：(唱)同江湖同赴赈同是困贫。

(钱春烟拿招牌跑上。丁仕宦，二小子追上介)

烟：哎呀救人哪，救人哪！(下)

丁：好贱丫头，哪里走？(追下)

张：呀！

(唱)是何故追女子如此凶奔，
激得俺怒气起满腹不平。
顾不得二先生赶去相问；

邹海：哎，事不关己，何必赶去？

张：二位呀！

(唱)见义事若不为是无勇之人。(下)

邹：(唱)好一个穷不怕鲁莽可敬。

海：哈哈！

(唱)倒合着海刚峰心意几分。
穷不怕见那汉子追赶女子，他便勃然大怒，领赈也不去了，竟自追赶，前去相救那女子，他真是个好人。

邹：你我暂且不必去访萧大亨，跟随穷不怕，看看那大汉打那女子，是何缘故？

海：有理，请。

邹：(唱)探民情正当要不耻下问，

海：(唱)必须要去官威方多见多闻。

(同下)

第七场

(赵疯子上)

疯：(念“字字双”)

心粗胆大一英豪，浮躁！
名震江湖双板刀，真刀！

私販也知官府曉，會逃！

興風作浪又包漕，招搖招搖！

俺趙瘋子便是。乃是江淮糧鹽中一個有名的好漢，手下伙計千百成群，不但百姓鄉宦怕俺，便是新任府縣官員到任，也要先來請教俺趙大太爺，遇見過路的大差使，好替他出力幫辦。況且俺有文武兩個大幫手，文的是儀征縣財主蕭大亨，遇着訪拿，就有他說情；武的是錢塘縣一個武舉，名丁仕宦，遇着斗毆打架，就是他出力。所以江淮橫行，無人不怕。借此在這江都河下，開座船行，明為買賣之戶，實為強盜之業。今日起來，覺得不爽快，要尋個什麼樂一樂才好。

（趙善上）

善：（念）真有十分勢，
并無一刻閑。

回大爺的話。

瘋：何事？

善：本縣差人來說，海瑞升了僉都御史，總理漕務，巡撫江南等處地方，從淮安府坐船下來。此人有些難惹，叫大爺諸事小心些。

瘋：唔，海瑞來巡撫江南？

善：還有制台鄒大人，蘇州巡撫林大人，都來查看水災，所有應用船隻一概等項，煩大爺即速辦理。

瘋：這有什麼說的，如此緊急，快叫伙計們來。

善：管事的，伙計們快來。

（四惡棍上）

棍：來了，大爺有何使喚。

瘋：本縣差人來說，有什麼瘟官海瑞升了總漕，巡撫江南，請我辦理人伙船隻，你們可去往河下料理料理，速速前去。

棍：是。

瘋：轉來！你們趁着這個熱鬧機會，多駕小舟，四處尋查，遇着當搶奪的，當訛詐的，只管搶奪訛詐，不要怕，全有我。去吧！

（四惡棍應下）

瘋：這是什麼要緊的事，倒叫我小心。唔呼呀！趙善，我今日起來早了，有點不爽快，你有什麼开心的方子，說出來开开心哪！

善：大爺要開心？

瘋：唔。

善：恰好一桩开心的事，在我門口兒。

瘋：什麼开心事，在我門前？

善：門外有一妇人，生得有十分姿色，坐在地下縫紉。见了人又害羞又害臊，再也没有那样好开心的了。大爷要开心，叫她进门来看看，岂不是乐趣么？

疯：既然如此，叫她进来，大爷看看。

善：大爷看见，管保开心。喂，門前縫紉的大嫂子，这里有几件衣服縫补。

梅：（内）有衣服拿出来縫是一样。

善：衣服多，拿出来不便，你进来好。

（蔡玉梅上）

梅：什么衣服，必到家里去补？

善：外面潮湿，里边干净，只管随我来。

梅：在哪里？

善：来呀。大爷，这就是縫紉的。大爷请看，长得如何？

疯：哈哈，果然生得好。赵善，吩咐将大門关了。

善：門上的，将大門关了。

（内应关门介，梅惊介）

梅：怎么关了大門，有什么衣服，快拿出来縫补。

疯：衣服是有些，都在后面，你可同我到里面縫补。

梅：（行介）到哪里去？

疯：你姓什么？这样人才，为何縫

穷？

梅：只因水灾，家贫饥饿难忍，故此做这个营生，有衣服快取来縫补，我好出去。

疯：衣服自然要縫，但是你生得这样清秀，却受这样的苦处，岂不可惜？你看我家，金帛成箱，米粮满囤，你何不跟我做个服伺的老媽，叫你快活一生。

梅：好倒好，只是我先回去对我丈夫商議好，可再来府上伺候。

疯：今日你叫我乐一刻，就与你换綢緞衣服。

梅：大爷休要笑话，有衣服快拿出来縫补，不然，我就出去了。

疯：誰与你說笑话，大爷我真正看上你了，快来吧。

（抱介，梅推介）

梅：哎呀，大爷不要玩笑，快些放手。

疯：好美人，快脫了衣服吧。

梅：哪！（介）你好无理！

（唱）休道你有家財言語不逊，

虽贫穷我本是貞节良民。

快开门放我去是非两省，

若不然我即刻喊叫四邻。

疯：哪！

（唱）貧賤你敢故意拿腔作劲，

俺赵某岂容尔刁泼横行？

赵善，伙计们快来！

善：伙计们快来！

（四恶棍上）

棍：大爷何事？

疯：将这泼妇用皮鞭给我结实的打！

梅：四邻救命呐！四邻救命呐！

疯：哪！

（唱）你就是铁石心叫你知狠，
若顺从再饶你狗命残生。

梅：哎呀！

（唱）太平世哪见有这样的亡命，

我只得振气力喊叫四邻！

四邻救命呐！

善：喂！小娘子，你不要见鬼混嚷，我家大爷，这个屋子里，也不知打死了多少好汉，街坊四邻谁也不敢出头，你一个缝穷的妇女，还不脱了衣服，顺从大爷，安享富贵，岂不是好！

梅：哎呀！

（唱）我指望求衣食济荒度命，
又谁知逢恶魔欲逃不能。

也罢，

拚一个贞节女碰死自尽！

（众阻介）

疯：住了。

这泼妇敢公然污吾院庭。

赵善，将这泼妇用绳捆了，今

夜装在小舟，送往仪征县萧大亨大爷庄上，说吾拜上他。这一个妇人，有十分姿色，赠他做妾。收了便罢，若是不收，装到苏州，卖与妓院为娼，得了银钱，装米载回，不得有誤！

善：知道了。

梅：大爷呀！

（唱）乞求你慈悲心暂且恻隐，
饶恕我回家去结草报恩。

疯：快捆了。

梅：喂呀！

（唱）你便是铁石心也当应允，
（掙介）

疯：捆了。

（众捆梅介）

梅：贼啊！

疯：捆进黑房，夜间送下船去。

梅：贼子呀！

（唱）做鬼魂我定要杀你之身。

众：快走。（押梅下。一光棍上报）

光：禀太爷，方才丁仕宦老爷，为着城墙下一个相面的女子，要掳她为妻，那女子不依，两下赶打在对河去了，小人拦阻不住，特来报知。

疯：啊！（介）丁仕宦英雄无比，怎么追打相面的女子？喂，赵善快快同吾去看来。

（唱）丁仕宦他纵有飞天本领，